

為何向女教練習藝

我生的射擊生涯非常幸運，對我傳道授業的都是一流師資，例如 Jim O' Young。我從未跟女老師學過，對我來說這也不是問題，我要的是射擊知識和技術上的進步，我不在乎老師是男的還是女的。我也很習慣上課時周遭是清一色的男性；一開始學射擊時，兩年的槍械安全課程都是男老師教的，上課的學生幾乎全是男性，而在進階課程中更是看不見女性的踪影。



不過，雖然陽性的槍械世界沒有妨礙我向前，射擊圈中缺乏女教練的確是個問題，我們若想看到女性參與的增多，這個問題便須加以解決。

周遭的人我們都認同時，往往我們最感到最自在。因此，女性初涉射擊運動時由女教練來啟蒙，她們有可能才能感到如魚得水。

靶場有時對女性來說不是一個讓她們感到自在的地方；雖然在靶場見到的女性已經越來越普遍，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要克服。

今年初，我在前往家附近的加州靶場練習前，中途在一家雜貨店停下購物；為了不希望我在店裡所買的綠色蔬菜在高溫凋萎，我把青菜帶到了靶場。在這個靶場射擊的槍手和執星官都認識我，但是那一天的執星官是張生面孔，我以前從未見過。



我準備練習時，執星官坐在我旁邊，他大概注意到我組合槍支設備的手法非常熟練，好奇我是否經常射擊。我告訴他有一些。這時另一名老經驗的射手聽見我的回答，回頭朝我看來，莞爾而笑。

執星官注意到我買的菜，問我：「你射擊完了之後要回家餵兔子嗎？」我說：「不是，要回家做飯。」他連忙解釋說他只是開玩笑。

我射擊了數十發之後，執星官又向我走來，只是這次對我說話的語氣不同。他問我教不教學生；他想送給他太太標靶射擊課程作為給太太的生日禮物，而一位女老師可能更能啟發與開導他的妻子學會射擊。我告訴他這方面他大概說對了，不過我不教課。我建議他到全國步槍協會（NRA）為女性所開設的特殊槍械射擊訓練班，因為全國步槍協會所的授課課程，女性學習如何安全操作槍械的選項越來越多。

之後，我又跟靶場安全官交談，他表示，男人帶太太或女友到靶場來教她們射擊是常有的事，只是他注意到，啟蒙師若是丈夫或男友，她們來一次就不會再來了。



聽到這番言論，一開始我非常驚訝。指導她們射擊的人既是深愛她們的人，她們豈會感到不自在？

然而，我後來回到現實：只有周遭都是我們認同的人，我們往往才最安心。一名女性射擊新手跟一位經驗豐富的男教練學習—即使射手是她們的心上人，都可能是一件叫人裹足不前或是望而生畏的事。

執星官問我是不是要去餵兔子時，並不是我人生裡頭一次聽見這類的風涼話。我還是新手時，這類評語無所不在、無時無之。我射擊生涯初期階段，女人在靶場露臉不會被當成一回事。如今，靶場上的女射擊手比二十多年前多，外界對女性射擊的觀感也變了，但是我仍不敢說改變的夠快。

我還記得二〇一三年，一名年輕的女性告訴我她有志成為一名製槍的匠人。這是我頭一次聽見女性有此志向。她對我說她希望學會怎麼做槍，空氣手槍所有的裡裡外外她都想學。

如今回想那段談話，我非常欣賞她的言談。我們的射擊運動非常需要像她那樣的女性；我們需要女性教練、需要女性製槍工匠。

相對於男性，女射手有不同的需要和需求，例如，女性的手掌通常較小，手指、手臂較短，手的力道也不是那麼強。我操作手槍時，必須針對自己的體型限制調整器材。如果深知女射手面對的挑戰是什麼、能夠讓槍穩適的握在我們手上的造槍女師傅多些，豈不是太好？



女界的射擊新手可能會感覺到自己不被造槍的師傅當回事、取得槍支很困難，我是一直到去年我才找著一位名造槍工匠願意全力協助我。

我希望女界的射擊新秀感覺她們可以找到好師傅，為她們迅速打造出針對她們需要的好槍；我希望他們可以找著讓她們感覺如沐春風、如魚得水的好教練，教會她們射擊，幫助她們磨練技術。

令我惋嘆的是，我沒有當傑出教練的條件。我與外子在新加坡居住三個月期間我曾經在一處藝術學校教過美術三個月，那次經驗讓我覺悟到自己沒有當老師的天賦，但是有人有此天賦，男性女性皆然。

若干女選手會發現她們所有的射擊知識、技術和槍支修護都是跟男教練學來，若干則堅持女教練更能開啟她們、從女性習技她們會更感輕鬆自在。有所選擇，是天經地義的事。